

万物



诗苑

## 老井(外一首)

□ 何军雄

时光的深邃暗藏井底  
犹如夜的告白春心荡漾  
碧波成为内心的诗赋  
三尺井绳伫立成人间  
烟火里的颂词随风摇曳

一块青石遮住了  
尘世的风华  
阳光的妩媚荡然无存  
百年沧桑  
练就了一把柔情的骨头

用一万次的探秘  
才能摸索出水的洞府巢穴  
一截隐喻深不可测  
一口老井在午夜中沉静  
突破重围  
滋润心田

## 麦垛

堆起的高度,是乡村的骨骼  
每一颗籽粒饱满的麦子  
都蕴含温情,喂养心脏  
填充着所有缺钙缺铁的日子  
让内心的空乏不再寂寥

硕大的麦垛,如同乡村的丰碑  
让旷野之上的生命得以繁衍  
十万麦垛,就是乡村的盛典  
犹如血脉、经络、脉搏、骨骼  
一个人的内心起伏不定

播种到收割,麦子精彩的一生  
唯有堆砌成乡村的制高点  
彰显精髓,养育无数的灵魂  
养着乡村盛大的胃  
承载麦垛最初的憧憬和辉煌

诗化云南

赵培

## 悼张长先生

□ 张仙权

七楼雅筑话嵩唐,  
六卷雄文久颂扬。  
此去应销离别苦,  
翠堤谁听喜洋洋。

著名白族作家张长(赵培中,大理云龙人)于2022年6月7日17时在北京去世,享年84岁。

## 美丽枷锁

□ 田淑琛

周末,我去鞋店买了一双高跟鞋,跟高约7厘米,鞋跟细如锥。穿上它,走起路来摇摇晃晃,感觉婀娜多姿离自己好远好远。

其实,这不是我第一次穿高跟鞋,只是一直没挑战过这么高的鞋跟。这让我本能地想起古代裹小脚的女子。小脚成为那时女人的一道枷锁。女人不能快跑,不能负重,不能久站……生活里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,都因小脚变得麻烦。只是那个年代,更多的时候,小脚女人是被迫、被逼无奈,而我则是自己的选择,怪不得别人。

我对高跟鞋一直没什么好感,不说学生时代,就是工作伊始,我也是非平底鞋不穿。可自从经常去银行办理业务后,我发现一个令我很尴尬的问题——总感觉自己还没有柜台高。可以说,是自卑感使我穿上了高跟鞋。

记得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去银行办理业务时,虽然人只高出三四厘米,可明显比柜台高了,能看见里面的工作人员了,我有了很强的安全感,还一下子就自信了起来。由此,我对高跟鞋产生了好感。不想,现在选择穿高跟鞋已经是背离初衷。

现在,我买鞋先要看鞋跟的高度,似乎鞋跟越高越好,朋友都戏称我是“恨不得踩高跷”。其实,我也明白长时间穿高跟鞋不利于健康,穿久了脚趾骨会变形,还会影响到腰。就是撇开这些不说,细细的高跟支撑了身体一天后,脚的疲乏是骗不了人的。但我还是不想也不敢再穿平底鞋。因为穿惯了高跟鞋之后,再穿平底鞋已没有舒服的感觉——习惯了倾斜的脚掌不再适应平坦,有撕拉感,伸得痛。最主要的还是心理上——习惯了在人群中与大家个头略为齐平,再也无法接受那种掉到地缝里的感觉。

我把穿高跟鞋戏称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一道美丽枷锁。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,美也逃不过,总得牺牲些什么,但终归是得大于失,否则高跟鞋也不会存在,更不会受宠。

我不是说高跟鞋是矮女人的救星,就像任何事物不能两全一样。我只是有些无奈,有些感慨。用美丽做幌子套上枷锁是为哪般?都说“女为悦己者容”,我倒颇不以为然,我认为是“女为悦己而容”。穿上高跟鞋,挺胸抬头的我变得自信了。唯有自信了,我才有发自内心的笑容。自信的人才美,才能让别人感受到她的美。

美丽枷锁,我很喜欢这个词汇。我不能拒绝美丽,只要存着一颗美丽的心,便能在穿戴“枷锁”中找到快乐,所以我愿意一直与“枷锁”同行,让美丽永伴。

旧事

## 缸缸满,甏甏满

□ 张素

儿时,老家院子里有一口水缸,里面的水一年四季都满满的。后来,父母翻盖了新房,那口水缸便不知所终。随着客居他乡的时间越来越长,水缸如同记忆中的炊烟一样,常常在心间袅袅升起,挥之不去。

那口水缸是陶制缸,青黑青黑的,口径有1米多,我趴在缸沿上,小手触不到它的底。奶奶说,水缸是分田到户时分的,价值在当时抵两把锄头。由此可见,过去的水缸并不值钱,但对农人来说很有价值。后来,奶奶在自家开了一间豆腐作坊。做豆腐离不开水,那口水缸便陪伴了奶奶数十年。记忆中,不论严寒酷暑,我每天都是听着舀子在水缸里的打水声、闻着豆花香醒来的。

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,村上还没通自来水,全家的饮用水由父亲负责去挑。每天傍晚,父亲从工厂下班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扁担,提上两只塑料水桶,到东河边挑水。东河边树木

环绕,鸟语花香,有一座石拱桥架连两岸。水清澈见底,是全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,路人若是口渴了,会捧起来就喝。父亲的挑水技术非常娴熟,扁担在肩上晃晃悠悠的,满满两桶水从河边到水缸,滴水不漏。

1998年,老家发大水,东河边的水变得浑浊不堪。污水溢出了河堤,漫上两岸的砖街石巷,人们只能蹚着水出行。那时,我家有余粮,不愁吃不饱,但是喝上干净的水却是全家的难题。后来,母亲从一位远房老中医处得知,用明矾可以沉淀水。明矾在农村不是稀罕物——过年蒸馒头时,要在面粉里放一点用来发酵面团;刚出生的小孩,为防止胳膊窝、小脚丫潮湿,就用明矾涂上。父亲把水从东河边挑回来,倒进水缸里,母亲就拿出家里用纸包着的明矾,用手捏一小撮,洒到水缸里。第二天早上,当我起床打开缸盖时,发现满缸浑浊的水已变得清澈。我又惊又喜,光着脚丫夺门而去,逢人便说:“我家的

水干净了。”

当时的水缸对农家来说,除了储水,还有很多作用。夏天,农家没有冰箱,中午吃剩的菜就用搪瓷碗装着,放进水缸里浮着,就不会变质了,晚上可以再吃。有时,母亲从地里摘了个西瓜,刚摘下时,西瓜还带着地里的余温,不能立即吃。将它洗干净扔到水缸里,过半小时再吃,又甜又凉,沁人心脾。相亲时,女方到男方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水缸看看。儿时的我不懂其中原因,就问奶奶。奶奶说,如果一户人家水缸都不挑满,说明这家人懒惰,不会过日子,肯定不能将女儿嫁到这家。

在那个年代,家里的水缸是不能空的,缸里有水才有生活的气息,日子才会过得安稳。让水缸保持满盈是一种朴实的生活态度。正如每年除夕,母亲都会把家里的缸、甏都满上,还对我说:“缸缸满,甏甏满,天天满”。也许,这是母亲对生活丰衣足食的祈盼吧。

闲话

## 青春回来了

□ 罗培

最近,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》热播,歌手王心凌一曲《爱你》勾起了一大波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回忆,当然也包括我。这仿佛让那个眼神清亮、活力焕发,还是青葱模样的我,款款地从时光隧道的另一头穿越回来了。

我对流行歌曲的兴趣是从一盒磁带开始的。记得刚踏入初中一年级时,班上拥有收音机的人为数不多。看我喜欢,父亲便给我买了一台,很大,声音很响亮。第二天,几个要好的同学得知后,便相约到我家去,瞧瞧新鲜,一饱耳福。刚到我家,我们便抱着收音机迫不及待地跑到楼顶,将提前买好的磁带放入卡槽。那是一盒流行音乐磁带,精选了周杰伦、林俊杰、王心凌等当红歌手的近10首热门歌曲。摁下播放键后,磁带的齿轮悠悠转动,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徐徐开启,我们的心伴着动听的旋律沸腾起来,兴奋地跟着收音机学唱,忘情地手舞足蹈。

那会儿,我们最常去的是校门外的音像店和书店。音像店总是播放当下最热门的歌曲,常常被放学的学生们

围得水泄不通。店内一盒盒精巧的磁带像是磁铁,吸引着一张张青春的脸,我们满心欢喜掏出省下来的零用钱购买。不过,那时候零用钱并不多,同学之间多用共享模式买磁带,比如我买这个歌手的,他买那个歌手的,相互交换着听。书店里那一张张歌手精美靓丽的海报、贴纸也不会被落下。我们把贴纸买来,贴在桌面、书包、笔记本上,家里的墙上则被贴满了歌手们的海报,这些都将我们的青春装饰得格外美好。

那个中学时代,流行歌曲就像舒畅的清风,从日子的各处缝隙柔柔地溜进来。每天清晨,它们在校园广播里响起,将我们从睡梦中叫醒。课间休息时,它们又从班里的收音机中飘出,让我们从疲乏中挣脱出来。我们常常提着收音机,围坐在茂密的树下,一边播放着歌曲,一边诉说心事。即便是结伴走在路上,也会不由自主地低吟那些烂熟于心的曲调……流行歌曲温润地滋养着我们,也编织出一张张属于我们共同记忆的网。

那些流行歌曲取悦着耳朵,也唱进

了青涩的内心,我们试图领悟歌曲中的思想和情感。我们从周杰伦的《听妈妈的话》——“听妈妈的话,别让她受伤,想快快长大,才能保护她”中体味母亲的苦心,学习孝顺母亲;从范玮琪的《最初的梦想》——“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,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,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”中坚定要追求自己的梦想,不轻言放弃;从光良的《第一次》——“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,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”看见了情窦初开的懵懂羞涩模样;从Twins的《朋友仔》——“对不起,只因常常在你附近,便拿着你出气,原来朋友仔感情再天真,亦是我永远也会珍惜的人”中明白了友情珍贵……

不知不觉,我们的中学时代就在那些流行歌曲中流过去了。高三毕业在即,我们走进KTV,将那些伴我们走过许多个日月晨夕的歌曲,唱了一首又一首。唱着唱着,我们便红了眼,因为明白青春不久将要落幕,内心难舍那些美好时光。如今,每当那些唤醒记忆的旋律响起,我又看到了曾经的自己,看到了许多从前。